



《渊鉴类函》研究

戴建国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不满足于对《渊鉴类函》作零星介绍的现状，而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具有填补学术史空白的意义。

本书把《渊鉴类函》作为一个整体，

放在类书系统和清初的文化背景下进行

全面梳理和比较研究，

归纳出该部类书的特征、内涵及其历史地位，

同时选择若干部类深人调查分析，

与其他类书进行对比，阐发其丰富的文献价值等。

《渊鉴类函》研究

戴建国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渊鉴类函》研究 / 戴建国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 10

ISBN 978 - 7 - 5473 - 0711 - 3

I. ①渊… II. ①戴… III. ①百科全书—中国—清代
②《渊鉴类函》—研究 IV. ①Z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0833 号

《渊鉴类函》研究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313 千

印 张：12.625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711 - 3

定 价：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52069798

书海浩茫，不能尽览，乃思撷其精华，相从以类，荟而萃之，于是乎类书滥觞以出矣，其溯盖起于魏之《皇览》。帝王万几，无暇博观，而欲撰文诵说，窘于枯肠，一旦得类书而索之，弹指即可应答宿儒，示人以“天授”也。史称《太平御览》编成，宋太宗日读三卷，一岁而周，想其与群臣上下议论时，必有三冬足用之窃喜也。

类书既便帝王，亦宜民庶。古之神童，下笔如破万卷然，此类书有以助其成也。何止孺子也，老于翰墨者亦颇仗之，如刘子仪爱《初学记》，有“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之叹。至白乐天、李义山、晏同叔诸贤，且不足于旧编，更杼轴予怀以自造矣，其有裨于作文摛藻无疑也。而类书之用固不止于斯，后世学者，有以类书中所采古本、善本之多，取以勘订坊本者矣，高邮王氏父子、德清俞曲园其最著者也。而类书所存古籍断章，可资辑佚，马竹吾、黄右原、严铁桥诸君子，咸爬梳抉剔于其中而有大成者也。

清康熙帝爱明俞安期《唐类函》，而憾其“缺宋以来书，而唐以前亦有脱漏者”，特命儒臣“增其所无，详其所略”，广之以成《渊鉴类函》，且亲为之序。虽讥类书为“求之文句之间”，自诩“几务余暇，博涉艺林。每揽一书，必尽其全帙，沉潜往复，既得其始终条理、精义之所存，而文句英华，亦常读之矣”。而忖度其心，英雄欺人哉，帝实亦酷嗜类书者也。《骈字类编》、《佩文韵府》、《分类字锦》、《子史精华》诸书皆其敕修，足以征其实矣。想渠于《渊鉴》等

读之津津，亦如宋太宗之于《御览》不释卷也。

余尝检《渊鉴类函》矣，是书较前代类书可谓后出转精，所谓左抽右取、左宜右有者，足以当之矣。忆电子书之未行世也，学者每藉以查考典实，犹航海之仗针路图然。书坊诗文集笺释之络绎问世，注者得以名世，学子藉以入门，《渊鉴》之功不可没也。

戴生建国尝从我游，思取《渊鉴》为题而作博士论文，余告之曰：“类书，学人尝取为治学之捷径，今有电子书为之代矣。检类书未尝不可也，而以类书中所摘为学则断乎不可；犹乎荧屏检索之未尝不可，而以检索所得为学则断乎不可；以类书为题作论可也，而以类书检索襞积为文则断乎不可。今弥天四海多以荧屏索得者充饱学而欺世，子慎勿效其尤也。”戴生唯唯而退。文成览之，则于《渊鉴》一书述其编修，考其版本，究其体例，探其类目，察其引文，详其学理，能自运其心，而不捷径是趋，可谓文如其人者矣。蒙学界诸君首肯，授之学位。今其稿数经修润，将付手民，余重阅一过，不胜吾党斐然之叹。戴生丐序，因书所感，非敢以为月旦也。

甲午五月申滨居士

刘永翔题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历代类书概述	12
第一节 类书义界辨析	12
第二节 四库馆臣对类书的学术考辨	33
第三节 汉宋之间类书的嬗变	52
第四节 宋明时期的类书	72
第二章 《渊鉴类函》编修考	103
第一节 清初官修大型类书的文化氛围	103
第二节 职名表	112
第三节 编撰方法论	119
第四节 文献辑录方法	126
第三章 《渊鉴类函》版本考	135
第一节 康熙间刊本	135
第二节 乾隆间刊本	146
第三节 清末及民国间刊本	150
第四节 各刊本中的边塞部类目	154

第四章 《渊鉴类函》体例考——与《太平御览》对照	157
第一节 分部	158
第二节 序类	162
第三节 搜采	165
第四节 剪裁	168
第五章 《渊鉴类函》类目考——与《唐类函》对校	172
第一节 相同类目	173
第二节 增加类目	188
第三节 减少类目	198
第四节 类目设置意义	200
第六章 《渊鉴类函》引文考——以文学部引《初学记》文部 为例	206
第一节 引文取材	208
第二节 引文形式	215
第三节 引文出处分类	224
第四节 引文异同释例	230
第七章 《渊鉴类函》方志文献考	245
第一节 类书与方志的编撰	245
第二节 《渊鉴类函》中的唐代总志	249
第三节 《渊鉴类函》中的北宋总志	257
第四节 《渊鉴类函》中的南宋总志	280
第八章 《渊鉴类函》学术考——以文学部为中心	290
第一节 崇儒右文	291
第二节 为学观	296

第三节 著述观	299
第四节 文章观	304
结语	310
附录	331
书影	354
参考文献	378
后记	391

绪 论

康熙帝是中国古代颇有作为的帝王之一，他的右文政策无疑推进了康乾盛世的形成，官修众多类书是他尚文的一大重要举措。在这些官修类书中，康熙帝敕编的《渊鉴类函》是清初首部也是最大的一部，它自刻印起就流传开来，一直延续到民国初。该类书的编印有其实际意义与学术价值，很有研究的必要。长期以来，对《渊鉴类函》的关注普遍停滞于基本介绍层面，本书则着重从文本角度对该类书进行研究，考察其文献价值以及在类书史上的意义。

名 义

《渊鉴类函》是有清一代第一部大型官修类书，康熙帝御赐书名并为之作序。

一、官修类书《渊鉴类函》

历代有官修史书、类书的盛举，清代亦如此，康熙朝修《明史》，御定类书《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分类字锦》、《子史精华》、《佩文韵府》，开馆编修万卷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到了乾隆朝，官修图书则转为修撰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由官修类书向官修丛书的转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深远的社会影响，而在康熙朝的官修

类书中,《渊鉴类函》上可跨超宋代的《太平御览》,下可与《古今图书集成》匹敌。四库馆臣即有《太平御览》逊于《渊鉴类函》之意:

计其卷数,虽仅及《太平御览》之半,然《御览》以数页为一卷,此则篇帙既繁,兼以密行细字,计其所载,实倍于《御览》。自有类书以来,如百川之归巨海,九金之萃鸿钧矣。与《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皆亘古所无之巨制,不数宋之四大类书也。^①

《太平御览》一千卷,分五十五部类,《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分四十五部类,但实际篇帙远超过《太平御览》。康熙帝对他敕编的这部类书相当自负,在御制序中,他明确指出该书乃“集其大成”之作:

书成,计四百五十卷。夫自有类书迄于今,千有余年,而集其大成,可不谓斯文之少补乎?学者或未能尽读天下之书,观于此而得其大凡,因以求尽其始终条理精义之所存;其于格物致知之功,修辞立诚之事,为益匪浅鲜矣。^②

张英等遵旨,率翰詹诸臣一百三十六位纂修《渊鉴类函》,康熙四十年(1701)成书。康熙五十五年(1716),《古今图书集成》开馆,参与者八十人,且多为年轻后生,远不及敕修《渊鉴类函》纂修阵容之显赫,《古今图书集成》历康雍乾三朝,直到乾隆朝才得以成书。就在乾隆朝编成的《四库全书》中,其类书类清代首列的就是这部《渊鉴类函》,却未收录《古今图书集成》。

^①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六《渊鉴类函》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57页。

^② (清)张英等:《渊鉴类函》御制序,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2页。

二、《渊鉴类函》之冠名

《渊鉴类函》以明代俞安期《唐类函》二百卷为蓝本,进而搜辑群书,并增补材料而成。额尔泰、张廷玉等编纂的《国朝宫史》云:

《渊鉴类函》一部。

圣祖仁皇帝以俞安期《唐类函》采辑间有脱漏,且不及宋以后书,命儒臣重加稽考,详悉增补,以昭大备。首详释名、总论、沿革、缘起,次胪典故,次列对偶,次备摘句,次辑诗文。旧四十三部,今益以花部为四十四:曰天部十一卷,曰岁时十一卷,曰地部十七卷,曰帝王十七卷,曰后妃二卷,曰储官、曰帝戚各一卷,曰设官五十七卷,曰封爵四卷,曰政术三十二卷,曰礼仪三十卷,曰乐部八卷,曰文学十四卷,曰武功二十四卷,曰边塞十二卷,曰人部七十四卷,曰释教、曰道、曰灵异、曰方术各二卷,曰巧艺八卷,曰京邑二卷,曰州郡六卷,曰居处十五卷,曰产业四卷,曰火部二卷,曰珍宝四卷,曰布帛二卷,曰仪饰三卷,曰服饰十二卷,曰器物四卷,曰舟部、曰车部各一卷,曰食物六卷,曰五谷、曰药部各二卷,曰菜蔬一卷,曰果部六卷,曰花部三卷,曰草部四卷,曰木部六卷,曰鸟部十一卷,曰兽部、曰鳞介各八卷,曰虫豸六卷。凡四百五十卷。康熙四十九年校刊。^①

所谓“详悉增补”,凡《唐类函》原有者,在《渊鉴类函》一书里以“原”字识之,续增者,则以“增”字别之。“旧四十三部,今益以花部为四十四”,此说不合事实,《渊鉴类函》析《唐类函》的药菜部为药部和

^① (清)额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卷三十四,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5—656页。

菜蔬部,因而《渊鉴类函》凡四十五部。纵观上述引文,我们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渊鉴类函》是《唐类函》的增补本。但是,是书不以“增广”、“续补”等冠名,而在康熙帝看来,这部荟编众类书文献而成的巨制,它既有“自有类书以来,如百川之归巨海,九金之萃鸿钧矣”之地位,又有“务使远有所稽,近有所考,源流本末,一一灿然”之作用,更有“学者或未能尽读天下之书,观于此而得其大凡,因以求尽其始终条理精义之所存;其于格物致知之功,修辞立诚之事,为益匪浅鲜矣”之意义,既如此,《唐类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千有余年,而集其大成”的这部类书被康熙帝赐予了“渊鉴类函”的书名,在《四库全书》中它被置于清代类书之首,而《唐类函》则被黜落到类书类存目中。

渊鉴乃康熙帝斋名。关于渊鉴斋,清《钦定日下旧闻考》“畅春园”云:

大东门土山北,循河岸西上为渊鉴斋,七楹,南向。斋后临河为云容水态,左廊后为佩文斋,五楹。斋后西为葆光、东为兰藻斋。渊鉴斋之前,水中敞宇三楹,为藏辉阁,阁后临河为清籁亭。佩文斋之东北向为养愚堂,对面正房七楹为藏拙斋。

渊鉴斋东过小山口北有府君庙。(《畅春园册》)

(臣等谨按)渊鉴斋、佩文斋、葆光斋、兰藻斋、藏辉阁、清籁亭、养愚堂、藏拙斋诸额,皆圣祖御书。府君庙神像如星君,旁殿奉吕祖像。^①

《日下旧闻考》对渊鉴斋记载详细。渊鉴斋额名由康熙帝亲自题

^① (清)于敏中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六,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76页。

写。他对渊鉴斋的重视，在其系列文化活动上能够反映出来，如以“渊鉴”命名的御定书籍《古文渊鉴》、《渊鉴类函》、《渊鉴斋法帖》等，他还为前两者制序，即《古文渊鉴序》、《渊鉴类函序》，且篆刻、钤印“渊鉴斋玺”。《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有《渊鉴斋铭》：

构室艺苑，匪求堂皇。六籍斯列，百家斯藏。聿求治道，揽兹旧章。古人逊志，歎若望洋。取义于渊，源深且长。浩演渟泓，蓄之有常。既澄其体，复蕴其光。清晖朗映，无物不彰。于焉鉴之，洞毫晰芒。以兹发政，如涉津梁。以兹择人，如鉴否臧。我怀前哲，陟降在傍。见道于衡，觌圣于墙。实惟简编，乃获周行。披览之余，奥义以详。撷其精英，以备遗忘。亦名渊鉴，昭示无疆。目击道存，文治永昌。^①

康熙帝所作的铭文不多。渊鉴斋系他旧时读书处，其少时就嗜好读书，以至有呕血之举。书斋名为“渊鉴”，蕴含稽古右文之深意，传达文治之用意，如《渊鉴斋铭》所谓“亦名渊鉴，昭示无疆。目击道存，文治永昌”。《渊鉴类函》以“渊鉴”冠名，这至少表明，康熙帝对它的褒奖与推重。

选题意义

《四库全书》一千五百种图书中，康、雍、乾三代官修书超过了一百种，且大部分是鸿篇巨制，就字数而言，约占了《四库全书》总量的三分之一。清代前期百余年间，无数学者、官员的这些文献积

^① (清)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三十五，《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10页。

累,既集中梳理了明以前的历代文献,又为后世提供了翔实的清代史料。

作为文献资源,类书有着重要的地位。《四库全书》中,类书类六十五部七千零四十五卷,文渊阁皆收录,另外,类书类存目二百十七部二万七千五百零四卷(内七部无卷数)。此时,一万卷又目录四十卷的煌世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并行于世。康熙帝以文治著称,他御定的五部类书达一万四千七百八十卷(《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佩文韵府》四百四十四卷、《韵府拾遗》一百十二卷)。

对类书的研究,自然有其意义。《渊鉴类函》是清初的第一部大型官修类书,它汇集前代众多类书及四部书籍。在《御制〈渊鉴类函〉序》中,康熙帝称该书“集其大成,可不谓斯文之少补乎”,“其于格物致知之功,修辞立诚之事,为益匪浅鲜矣”,这表明《渊鉴类函》不仅是集“獭祭”之大成的类书,特别有益于文人的文事,而且它将彰显文治、道德之作为。《渊鉴类函》的编印有其实际意义与学术价值,很有研究的必要。

本书以“《渊鉴类函》研究”为选题,将突现如下研究意义:

一、对清初文化多一些新的认识

分别而言,康熙朝以编修类书为盛,乾隆朝以汇编丛书为最,而编于康熙成于乾隆的《古今图书集成》则横跨三朝。《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的重要性已被大家认可,并不断受到重视,还得到数字化开发与利用。康熙帝敕编的《渊鉴类函》乃学者一百三十六人汇集前代众多类书及四部书籍而成的一项浩大文化工程,仅就篇幅而言,全书虽逊于《古今图书集成》却强于《太平御览》。但纵观国内外,对《渊鉴类函》研究几乎还普遍停滞于基本介绍阶段,对这一文化工程的冷落必然影响人们对清初特别是康熙朝文化的认识。本书以《渊鉴类函》为视角,试图借此对清初文化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二、对《渊鉴类函》做一次系统全面的梳理

首先,对《渊鉴类函》的类书定位。本书对《渊鉴类函》的类书定位的目的在于:将立足于类书的特征、性质、起源、功能等体式方面来考察《渊鉴类函》,因而特别注重其分类特点、类目安排等。

其次,尽量从原始文本出发。一些类书研究者在研究类书时,往往从外围来加以分析,类书最多只是成为其例证而已,难以揭示类书的真实面貌和实际意义。本书基于文本,进而发现其微言大义。

再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类书来对比辨析。由于《渊鉴类函》汇集众类书而又意在超过前书,本研究将选择最具代表性的类书《太平御览》、《唐类函》、《初学记》等与之比较,进行文献考察。

三、分别编制表格

为便于论述,使表述更清晰,本研究中编制了一些表格。《渊鉴类函》既征引了众多图书,还收录了不少诗文,本研究最后还将列出五份表格,作为文中内容的补充,也希望能为辑佚、校勘直接提供大量可依赖的信息。

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众多研究涉及《渊鉴类函》时,只是做了一些基本的介绍,就是对《渊鉴类函》稍微展开一点的也不多,可以说,明显缺乏系统的研究。实际上,对《渊鉴类函》的专门研究有待开拓。

一、对《渊鉴类函》只做基本介绍的

此类基本介绍,包括在一些目录类、理论类著作中。

1935年,邓嗣禹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中,

将类书分为类事门、典故门、博物门、典制门、姓名门、稗编门、同异门、鉴戒门、蒙求门、常识门共十门，编者将《渊鉴类函》列入类事门，提供《渊鉴类函》的三种版本信息，在第一种后综合《渊鉴类函》的凡例概述该书，后照抄其四十五部类卷数目录。^①

时隔七十年，到 2005 年，赵含坤所编的《中国类书》出版，该书汇编一千六百余种类书，大致分类书为两个大类，即摘录汇编各种文献典籍资料的综合性类书和只辑录某类内容的专科性类书，该书视《渊鉴类函》为综合性类书，介绍文字与邓嗣禹所言虽有差别，但内容所增无几。^②

刘叶秋《类书简说》(1980)，戴克瑜、唐建华《类书的沿革》(1981)，戚志芬《中国的类书、政书和丛书》(1996)，这三部书籍谈及《渊鉴类函》时，限于基本介绍：《类书简说》略袭《渊鉴类函》的凡例；^③《类书的沿革》和《中国的类书、政书和丛书》其写法有如邓嗣禹之作，其中《类书的沿革》略述《渊鉴类函》的使用价值，^④《中国的类书、政书和丛书》指出了《渊鉴类函》有七种版本。^⑤

二、对《渊鉴类函》稍微有所展开的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对历代的重要类书从卷帙、特点、版本诸方面的介绍有其独到之处，1982 年中华书局以原稿剩余部分刊印时，该书截止到北宋，这样，人们自然无法看到该书有关《渊鉴类函》的介绍了。

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1986)第一次专门对类书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旨在弄清两个问题：究竟是哪些文

^① 邓嗣禹：《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类事门”，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1935 年，第 25—26 页。

^② 赵含坤：《中国类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81—382 页。

^③ 刘叶秋：《类书简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61—62 页。

^④ 戴克瑜、唐建华：《类书的沿革》，成都，四川省图书馆学会，1981 年，第 83—86 页。

^⑤ 戚志芬：《中国的类书、政书和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102—104 页。

学作品的影响导致历史上出现数量庞大的类书；究竟文学史上哪些文学作品是依赖类书而成的。全书主要由论辞赋、论玮字、论类文、论隶事、论类事、论类韵组成，在“论类事”一章下列“集獭祭之大成的渊鉴类函”一节，略有论述，以《渊鉴类函》御序、凡例、进呈表和《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渊鉴类函》提要和《唐类函》提要为据。^①

夏南强《类书通论》(2001)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从类书的性质、起源、类型和归类、分类体系、发展与演变，以及类书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方面，对古代类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该书在“类书的分类体系”一章下列“清代类书的分类体系”一节，以较有特色的《渊鉴类函》和《古今图书集成》为例。在论析《渊鉴类函》的分类时，以人部所列小类为例，揭示该书小类的繁富为其最显著的分类特色。^②

裴芹《古今图书集成研究》(2001)从《古今图书集成》与古代类书发展、清代编书之风、编纂考、结构体例、按注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在论述《古今图书集成》与清代编书之风时，著者将《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两者作比较，指出《古今图书集成》在编纂上其创造性要强得多的特点。^③

论文方面，台湾有一篇，为魏仲佑《〈艺文类聚〉与〈渊鉴类函〉二书体制之比较》，发表于《东海中文学报》1988年第8期。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渊鉴类函》初印本为清吟堂本，康熙内府本以清吟堂本为底

^① 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论类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38—249页。

^② 夏南强：《类书通论》“类书的分类体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2—73页。

^③ 裴芹：《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20—22页。